



萬曆癸卯年福州詩壇盛事考

許建崑

東海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

萬曆卅一年癸卯(西元1603)，福州地區有一連串密集的詩社活動，主事者分別為趙世顯、阮自華、曹學佺，應邀的嘉賓為屠隆，與會詩人近百人，盛況空前，為晚明福建詩壇活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年。

本文考述參與者當時的身分、年齡與人際關係，具體展現晚明福建詩壇的一個橫切面，補充屠隆入閩的活動情形，也了解當地詩人結社的特徵與文化意涵。所得結論如下：

(一)詩社的成員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對詩詞寫作有莫大興趣，他們追隨著月令的變化，安排詩社集會。為了一逞詩才，有時候要分題限韻，來增加寫作的難度。沒有嚴苛的入社要求，組織鬆散。每次開社，有一位社員「值社」，張羅宴飲，甚至安排劇團、歌妓，以壯聲色。而由年長者或貴賓擔任詩宗。

(二)詩社的續存仍有危機。耆老凋零，主事者已是六十高齡；中年者鄉居已久，個性溫和，很難召集詩社會務；地方鄉紳的後代多數以蔭得官職，喜歡附庸風雅，未必熟悉詩道；而青壯年多是新科進士，授官在外，奔走四方。詩



社的發展，自然要依賴青年學子，只可惜他們多困於場屋之業，無暇兼顧。地方官員重視與否，也是影響詩社存續的原因。

(三)閩中詩壇主導權的移動，使曹學佺與趙世顯的關係緊張。

(四)這場盛會帶動福建地區的詩人從傳承朱熹「道南理窟」的矜持，突破了限制，而走向「生活與趣味」的文藝品味。

(五)參加三場大社的人員，在口號宣傳上是及於「閩、吳、楚、越」各地，實質上福建地區文化的整合，才必須注意，連莆田、漳州的詩人也來參與。

關鍵字：晚明、福州地區、萬曆癸卯、地域詩學、區域文化。



Wan-Li gui-mao year Fu- Chou Poetic Society Event Investigation

Jian-kun, Xu

Abstract

During the first year of Wan-Li (1603), there is a series of poetic society event in Fu-Chou, lead by Chao Shi-Hsien, Juan Zi-Hwa, Tsao Hsue-Chuang. Tu-Long is invited as special guest. Close to a hundred poets joined the event, and this year is considered the most famous year of late Ming's Fu-Jien poetic communi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 the participants identity, age, and personal network, and provide a solid description about late Ming's Fu-Jien poetic community. It not only supplement the event related to Tu-Long's Fu-Jien trip, as well a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ocal poet's social networking pattern. The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1) The poetic society members are "to find friend with essays, and use friend to achieve benevolence". They all have a great passion for creation of poems, and set up poetic events along the calendar. There are handicap imposed at each event such as limit the rhymes and the topics, to demonstrate their talent at the event. There are also no entry barrier to the society. Every time when there is a gathering,



there will be a designated officer to held the party, and arrange shows, and show girls, to make the event looks crowded, and have a elderly participants serve as poet leader.

(2) The preservation of poetic society is still at risk. The elders are passing away, and many host are in their 60s. Middle age participants are settled with their local living routine and are not tough enough to manage society housekeeping duties. Local rich people's descendants usually got a official appointment due to the wealth of their parents, and like to express their fond of poems, while they aren't really proficient in it. Young members are mostly newly qualified scholars, and was appointed elsewhere. The growth of poetic society heavily relied on the young scholars, but they are mostly busy with their official administrative duties and was not able to spare time and effort. Local official's support are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preservation of poetic society.

(3) The change in leadership of mid-Fu-Jien poetic society has p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o Shi-Hsien, and Tsao Hsue-Chuang under high tension.

(4) The events have shift the Fu-Jien poets traditional behavior, and turning toward a more "enjoy your life" style.

(5)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society are recruited through advertisement in Fu-Jien, Wu, Chu, Yueh region, and poets from Pu-Tien, Chang-Chou are also participating.

Key Word: Late Ming, Fu-Chou region, Wan-Li, Local Poetry, Local Culture.



一、前言

明萬曆年間胡應麟說：「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越詩派昉劉作溫，閩詩派昉林子羽，嶺南詩派昉於孫蕢仲衍，江右詩派昉於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又說：「自吳、楚、嶺南外，江右獨為彬蔚¹。」歸納起來，明代詩學發展當以江蘇、浙江、湖廣、廣東、江西、福建六個地域為宗，其中以江西為最盛，可能源於中原民族向南遷徙，較早落籍於該地。然則隆慶、萬曆以後，全國各地的詩學活動均有各自的發展，並無軒輊。

推動這種詩學創作與唱和的風氣，應該歸功於後七子集團，尤其是王世貞。《明史·文苑傳》說：「世貞始與李攀龍狎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又說王世貞以歷城李攀龍、長興徐中行、順德梁有譽、興國吳國倫、興化宗臣為五子，又以南昌余曰德、蒲圻魏裳、歙縣汪道昆、銅梁張佳胤、新蔡張九一、崑山俞允文、濬縣盧柟、濮州李先芳、孝豐吳維嶽、順德歐大任、陽曲王道行、東明石星、從化黎民表、南昌朱多燿、常熟趙用賢、京山李維楨、鄞縣屠隆、南樂魏允中、蘭溪胡應麟為二十子，「其所去取，頗以好惡為高下²」。從這廿四個引為詩壇盟友的籍貫來看，遍及於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浙江、江蘇、江西、廣東、四川、湖北等地，可知詩人群體繫聯的幅度廣闊。《文苑傳》的編纂者試圖影射王世貞「獨攬而排他」的性格，而吝於讚許後七子派對全國各地詩學活動的影響。由於後七子派的推波助瀾，「詩學活動」從明初勳臣、首輔、閣臣、六部官員之「藝事」，流向全省各地，使地方官員與庶民熱中於詩歌酬唱，而使詩學成為

¹ 胡應麟《詩藪》（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36、354。

² 以上均見《明史·文苑傳三》（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年1月），卷287，王世貞條，頁7379-7382。



「全民運動」。

考查福建地區與後七子派的關係。宗臣在嘉靖卅六年（1557）擔任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兩年後按察副使提督學政³；余曰德，嘉靖卅八年出任福建督學副使⁴；吳國倫於嘉靖四三年赴福建建寧同知任，次年陞邵武知府，隆慶元年主持福建鄉試，次年轉廣州高州知府⁵；汪道昆於嘉靖四十年以福建按察副使入閩，備兵福寧，後陞按察使、巡撫、都御史⁶。不過，影響福建詩壇⁷最大的還是徐中行，他在嘉靖卅六年曾任汀洲知府，幾經浮沉，隆慶六年（1572）再膺任福建按察副使督導學政，次年抵達，守福寧道，萬曆二年六月轉右參政，三年十月陞按察使⁸。府學生高以陳持祖父高旭所藏十子詩集來，徐中行捐出個人俸祿，吩咐袁表、馬熒刊刻出版⁹。袁表字景從，閩縣人。嘉靖卅七年（1558）舉人，選為中書舍人，轉戶部郎。出為貴州黎平太守，病免。表以詩名，精嚴有法¹⁰。馬熒字用昭，懷安縣人，戶部尚書森（1506-1580）之子，以蔭授南京都督府都事¹¹。從年齡來看，他們兩人已是地方中壯年人。徐燧說：「世宗中歲，先達君子，沿習遺風，期道孔振。袁

³ 王世貞撰墓誌銘，《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市：偉文圖書出版社，影印 1577 年萬曆刊本），卷 86，頁 14。

⁴ 王世貞撰墓誌銘，《弇州山人續稿》（臺北市：文海出版社，影明刊本），卷 112，頁 1。

⁵ 李維禎撰墓誌銘，《大泌山房集》（四庫本），卷 92，頁 30。

⁶ 喻均撰墓誌銘，《山居文稿》（明刊本），卷 7，頁 32。

⁷ 福建地區文人匯聚之所，以閩北的福州與閩南漳、泉等地為主。然行省轄區及鄉試均集中在福州，自然也成為文化中心。因為引文及本文行文之便，所謂「福建地區」即以閩北（福州）為中心。

⁸ 汪道昆撰墓誌銘，《天目集》卷 21，附錄頁 4。另見《神宗實錄》卷 7 各年。

⁹ 建陽知縣李增〈刻閩中十才子詩集跋〉：「翁官於閩，累轉藩臬，暇乃博訪先哲遺文，高生以陳，持乃祖督學西江木軒公家藏十子詩以進，翁閱，善之，調雅有唐調，不可無傳，屬袁子景從、馬子用昭選輯，捐俸屬增鈐梓，與同志者觀焉」，萬曆四年（1576）刻本。木軒公即高旭，字時旭，侯官人，宣德八年（1433）進士，正統間提學江西，改按察僉事。見乾隆《福州府志·人物傳》卷 50，頁 26。

¹⁰ 乾隆《福州府志·文苑》卷 60，頁 31。

¹¹ 乾隆《福州府志·人物傳》卷 50，頁 46。



舍人表、馬參軍熒，區別體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質有其文¹²。」顯然袁、馬兩人對福建文風的興盛，有重大影響。

復旦大學陳廣宏對明代萬曆年間福州文人群體文學活動驟盛，有極為敏銳的觀察；他指出福建文人群體重新構建當地文學系譜的方式，來彰顯在地文學的特殊性。他說：「這支隊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由家族宗黨及相互間的聯姻所構成，頗顯閩中之特點，且不說其中多有兄弟父子，而如閩縣陳氏、林氏，為里中甲族，聲名卓著，文士輩出，堪稱晚明福建地區最有成就的詩人鄧原岳、徐燧兄弟、謝肇淛、曹學佺等，即與他們或為世交，或締姻好，而徐燧兄弟、謝肇淛、曹學佺三家亦為姻戚，故彼此間聯繫相當緊密，社集活動亦已相當頻繁¹³。」鄭州大學李聖華也說：「後七子式微時，閩中與浙東壇坫勃興，——公安、竟陵相繼而起，閩派占據一方壇坫，——明末，竟陵、幾社並馳，閩派構成第三支生力軍¹⁴。」何以福建詩人能自覺地樹立地方文化的旗幟，急起直追，而成為晚明詩壇活動中重要的一環？

本文試圖先期考查萬曆卅一年（1603），歲在癸卯，福州地區有一連串密集的詩社活動，主事者分別為趙世顯、阮自華、曹學佺，應邀的嘉賓為屠隆，與會詩人近百人，盛況空前，為晚明福建詩壇活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年；做為晚明福建詩壇研究的切入點。

¹² 徐燧序《晉安風雅》（台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存目影印萬曆刻本），頁3。

¹³ 陳廣宏〈晉安詩派：萬曆間福州文人群體對本地域文學的自覺建構〉，《中國文學研究》第12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2008年9月，頁82-117。

¹⁴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2002年10月），頁224。



二、萬曆中期以後福建詩壇的領導者

有關明代閩中文學的發展，如《明史·文苑傳》所稱：「閩中詩文自林鴻、高棅後閱百餘年善夫繼之，迨萬曆中年曹學佺、徐燊輩繼起，和之，風雅復振焉¹⁵。」，大抵根據錢謙益《列朝詩集》的說法。鄧原岳撰《閩詩正聲》序時，云：

至隆萬以來，人操風雅，家掇菁華，道古本之建安，揆操旁及三謝，取裁准之開元，寄情沿乎大曆。典刑具存，風流大甞。一代聲詩，于斯為盛矣¹⁶。

徐燊輯《晉安風雅》，序中肯定了袁表與馬燧的努力，又說：

迨於今日（萬曆年間），家懷黑槧，戶操紅鉛，朝諷夕吟，先風後雅，非藻繪精華不譚，非驚人絕代不語。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開壇結社，馳騁藝林，言志宣情，可謂超軼前朝，縱橫當武者矣¹⁷。

《明史·文苑傳》指出曹學佺、徐燊、謝肇淛、鄧原岳為萬曆中年的領導者。然則，鄧原岳（1555—1604）、謝肇淛（1567—1624）、曹學佺（1575-1646）仍忙於舉業；萬曆二十年（1592），鄧原岳、謝肇淛中進士；廿三年曹學佺亦登榜。能自由穿梭於詩壇的人似乎只有徐燊。

徐燊（1570-1642），字惟起，更字興公，閩縣人。童試後，擯棄科舉。壯而好遊，足跡遍江南，好交遊，訪查故老典籍。兩度遊歷吳越，萬曆廿八年（1600）赴金陵，供職於書林，與曹學佺唱和，並聚集了以福建詩人為主的詩社集團。他

¹⁵ 《明史·文苑》（臺北：鼎文，1980），卷 286，頁 7357。

¹⁶ 鄧原岳〈閩詩正聲序〉，《西樓全集》，卷 12。

¹⁷ 徐燊序《晉安風雅》（台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存目影印萬曆刻本），頁 3-4。



數次參加地方方志的修纂，如《建陽志》（1600）、《福州府志》（1612）、《福安志》（1620）。萬曆四十三年（1615）與曹學佺等組石倉社。後曾遊歷江西南昌，訪謝肇淛。崇禎十二年（1639）偕子訪錢謙益，探討古籍版本¹⁸。三年後去世。他畢生求書、藏書，尤精校勘¹⁹。

鄧原岳字汝高，號翠屏、西樓，閩縣人。卅八歲中進士，授戶部主事，監浙稅；擢雲南按察司僉事、領提學道。萬曆廿九年（1601）遷湖廣參議。三年後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命未下已卒，得年五十。子慶棠輯其遺作，匯刻為《西樓全集》。鄧原岳曾於萬曆廿六年蒐羅福建詩壇 51 人，輯錄為《閩詩正聲》。

謝肇淛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閩縣人。廿二歲中舉人，次年落第，讀書羅山，開始結社賦詩。廿六歲中進士，授湖州推官，改東昌司理。萬曆廿八年（1600）入棘闈為同考試官。卅三年（1605）擢南京刑部山西主事，次年轉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丁父憂，服除補工部屯田主事，轉員外郎。卅九年（1611）轉都水司郎中，督理北河，駐節張秋。四二年（1614）護送福藩之國。四六年（1618）擢雲南布政使司左參政兼僉事，分巡金倉道。天啟元年（1621）擢廣西按察使，陞右布政使、左布政使。天啟四年入覲，行至江西萍鄉，卒於官舍²⁰。謝肇淛自云：「余自壬辰離閩，丙午返，十有五年未獲啖故園荔子²¹。」丁憂期間，反而讓他能與徐燭、馬欵、陳价夫相約為紅雲社。爾後又奔忙仕宦，盡瘁於道途。

在這四人當中，只有曹學佺以秩滿請假返鄉聽勘，和鄉居的徐燭參與了萬曆

¹⁸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 314。

¹⁹ 徐燭撰，陳慶元、陳焯整理：《鼇峰集》（揚州市：廣陵書社，2012 年 7 月），附錄五〈徐燭年譜簡編〉，頁 1043-1468。

²⁰ 徐燭〈中奉大夫廣西左布政使武林謝公行狀〉，謝肇淛《小草齋文集》附錄（濟南：齊魯書社，1996 年），四庫存目叢書集部 176 冊。

²¹ 謝肇淛〈餐荔約〉，《小草齋文集》，卷 27，頁 12-14。



卅一年福州的詩社活動。當時，詩社活動的主事者是鄉居的趙世顯、新任官職的阮自華，以及等待升遷的曹學佺；也來了一位貴賓：屠隆。

(一) 趙世顯領銜詩社活動

趙世顯（1542—1610？）²²字仁甫，號芝園，侯官人。年方弱冠，好古文詞，並以詩名。嘉靖四十三年（1564）中鄉試，在吳國倫門下，受到鼓舞，好詩文寫作。他六次赴試不第，對舉業與古詩文創作，反而琢磨更專精。萬曆十一年（1583）中進士，授安徽池州司理。十六年參與秋闈工作，進入南京與兵部尚書王世貞相遇，並乞討父親的墓銘²³。後遷四川梁山知縣，轉別駕，以母老不赴。趙世顯遊涉登覽，均有大量吟詠賦作，留下了兩千多首詩。他風度秀整，為詩一意盛唐，自負甚高，鬱鬱不得志，故歸臥故山，杜門卻軌，以文酒娛日，進出福州的高官們很少能結識他²⁴。

然而趙世顯關心閩中的詩壇活動。他與徐燊、鄧原岳、謝肇淛、王宇、陳价夫、陳薦夫等人結社芝山²⁵，也與袁表、王湛、吳萬全、林世吉、陳益祥等人結玉鸞社於福建嵩山、烏石山之間²⁶。萬曆三十年壬寅（1602），趙世顯六十一歲²⁷。

²² 趙世顯買地契：趙世顯，官承德郎，直隸池州通判，卒於明萬曆卅八年（1611年）。地契存郊區文管會。見《福州市郊區志》，<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3190&in-dex=801&>。

²³ 趙世顯〈鎖闈稿自序〉，《芝園文稿》（國家圖書館藏萬曆刊本），卷1，頁8-9。

²⁴ 乾隆《福州府志·文苑》，卷60，頁36。

²⁵ 徐燊〈萍合社草序〉云：「芝山故自有社，先輩鄧汝高、趙仁甫、徐惟和諸公倡酬，若而人咸有定數。」見〈紅雨樓序跋〉。又見（清）郭柏蒼《全閩明詩傳》，卷40。

²⁶ 陳仲濠〈履吉先生行狀〉：「（陳益祥）日與袁太守表、趙司理世顯、林民部世吉、王文學湛為玉鸞社」，《陳履吉采芝堂文集》（萬曆四一年陳弘祖刻本）附錄。趙世顯〈予重結玉鸞舊社久無續者詩以趣之〉，《芝園集》，卷12，頁2；可知玉鸞社漸形沒落。

²⁷ 趙世顯作〈壬寅初度六十一矣賦此遣懷〉，《芝園稿》，卷22；〈予花甲重新而逢閏二月感而賦之〉：「百歲喜看雙甲子，一春南遇兩花朝」，卷21。壬寅年閏二月也。



九月，他遇見剛從南京大理寺歸來的廷尉曹學佺，談文論藝的詩興也可能讓他動了十月在自己芝園賓嵩堂開社的念頭。參加社集的客人有：陳益祥、王崐仲、陳仲濬、陳宏己²⁸、陳平夫²⁹、陳价夫、陳薦夫、馬歛、王毓德、徐焞、袁敬烈、曹學佺、鄭懷魁、林光宇、康彥揚、黃伯寵、商家梅等十七人³⁰。已經種下了明年開春以後，一連串大型詩社社集的動因。

（二）曹學佺返鄉省親

曹學佺（1575—1646）字能始，侯官人。年廿二進士登科，授戶部主事。萬曆廿六年左遷南京大理寺左司正，業務不多，反而給了他寫詩論藝的機會。三十年壬寅（1602）以任滿告假南歸。八月，途經杭州西湖，與馮夢禎、屠隆相識；中秋節，屠隆獨自演出《曇花記》，觀賞者尚有俞安期、范汭、吳充³¹。又遊紹興等地，始與陳仲濬連袂返鄉³²。

九月，返家後，拜訪趙世顯，並與告假在鄉的禮部右侍郎葉向高集於陳宏己三棄堂³³。十月初七，父親及渠公五十大壽，又賜封廷尉，招友人飲於西園³⁴。他

²⁸ 陳宏己字振狂，閩縣人。布衣詩人，有《百尺樓集》。

²⁹ 陳邦注，字平夫、長孺，閩縣人，价夫從弟，布衣詩人，家貧而客吳、楚、甌越等地二十年。卒後僅存一孫，為亂兵所擄，遂無後。（四庫《福建通志》卷 213，頁 3909）

³⁰ 趙世顯有〈賓嵩堂開社陳履吉王上主陳惟秦陳振狂陳平夫伯孺幼孺馬季聲王粹夫徐惟起袁無競曹能始鄭思黯林子真康季鷹黃伯寵商孟和過集分得七虞韻〉，《芝園稿》，卷 11；徐焞亦作〈趙仁甫開社賓嵩堂分得四豪〉，《鼇峰集》，卷 10；曹學佺〈趙仁甫芝園開社分韻〉，《續遊藤山詩》，頁 2。

³¹ 馮夢禎紀錄八月初六、十五、十六，與曹能始、屠隆、吳德符、俞羨長、范東生等小敘聽曲，見《快雪堂集·日記·壬寅》，卷 59，頁 16-17。

³² 曹學佺〈適越記〉云：「同遊者為吳充、陳仲濬。蘭溪與吳別，陳同余歸」，《石倉文稿》，卷 3。

³³ 曹學佺作有〈同趙司理仁甫、葉少宰進卿集陳振狂三棄堂〉，《續遊藤山詩》，頁 1。

³⁴ 陳价夫〈汲渠曹先生五十榮封稱壽序〉：「汲渠曹先生以冢嗣廷尉君秩滿，遂膺寵命，拜爵如其官。時先生春秋才及半百……廷尉君過家……孟秋十月有七日，先生覽揆之辰，諸親賓請不佞言，申而祝之以為壽。」（徐焞鈔本《招隱樓集》）。



參與了趙世顯以芝社為班底的聚會，也陪伴新到任的福州司理阮自華遊覽藤山賞梅³⁵。雨天的時候，宴請諸友到家中的吳客軒懷想舊友³⁶。

（三）阮自華新任福州司理

阮自華（1562-1637），字堅之，號澹宇，安徽懷寧人，原籍桐城。他的父親阮鶚（1509—1567）官浙江、福建巡撫，以治倭寇之事被逮，死於隆慶元年³⁷。自華隨兄長移居懷寧。萬曆廿六年（1598）進士。三十年出為福建福州推官³⁸。冬至日初抵達福州，隨行者為即將赴寧化知縣任的唐世濟³⁹，招呼地方詩友到郡邸相聚。參與者有：陳仲湊、馬欵、王毓德、徐焞、曹學佺⁴⁰。

阮自華好飲酒作樂，廣交詩友，遨遊山水，官場上有些顛簸。後來轉任江西饒州司理，改戶部郎，榷稅山東德州。萬曆四十年前後，升甘肅慶陽知府；崇禎初年重返福建，擔任邵武知府，已是後話。《懷寧縣誌·文苑傳》記載：「自華博極群

³⁵ 曹學佺：〈阮司理堅之同諸公到梅塢〉，《續遊藤山詩》，頁 4。

³⁶ 曹學佺：《雨集吳客軒懷沈從先》，《續遊藤山詩》頁 4；徐焞、趙世顯、陳益祥亦有同題之作（《鼇峰集》，卷 10；《芝園稿》，卷 11；《采芝堂集》，卷 5）。

³⁷ 《明史·阮鶚傳》云：「官浙江提學副使，手劍開門納（杭州百姓）之，全活甚眾——以附（趙）文華、（胡）宗憲得超擢——寇犯福州，賂以羅綺——所侵餉數，浮於宗憲，追還之官」，卷 205，頁 5415。李春芳〈右僉都御史峰阮公鶚墓志銘〉云：「大司徒馬公森、大司馬霍公冀合疏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雪，乃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九」，《國朝獻徵錄》（學生書局影印萬曆刊本），卷 63，頁 96-100。

³⁸ 阮自華有詩〈壬寅秋出理閩越過蘇州〉，《霧靈山人詩集》，卷 9，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³⁹ 唐世濟，字美承，浙江烏程人。萬曆廿六年進士，授福建寧化知縣。歷官左都御史；四庫《福建通志·名宦》，卷 32，頁 482。阮自華、曹學佺均有送行詩（《霧靈山人集》，卷 9；《續遊藤山詩》，頁 3）。

⁴⁰ 阮自華有詩〈長至初至福州夜集唐寧化美成布衣陳惟秦徐興公文學馬季聲王粹夫廷尉評曹能始郡邸得光字〉，《霧靈山人詩集》，卷 9；曹學佺作〈阮司理堅之衙齋招陪唐明府美承仍同陳惟秦馬季聲王粹夫徐興公分得星字〉，《續遊藤山詩》頁 3。徐焞有〈冬至後同唐美承明府曹能始廷尉陳惟秦王粹夫馬季聲集阮堅之司理衙分得京歌字〉，《鼇峰集》，卷 15。



書，主盟騷雅；東海屠隆作四君子詩，馮夢龍、朱長春、虞淳熙，其一則自華也。又善草書，人皆藏為寶祀鄉賢⁴¹。」

(四) 詩人屠隆的到訪

屠隆(1543—1605)字長卿，一字緯真，號赤水、鴻苞居士，浙江鄞縣人。萬曆五年(1577)進士，授穎上知縣，次年調青浦。八年，信奉曇陽子⁴²。十一年，升吏部主事，才兩個月，被刑部主事挾怨彈劾而罷官回鄉。屠隆博學，好遊歷，擅曲藝，能編劇，並自行登場演出。常遊於吳越之間。萬曆三十年，與馮夢禎等人相會於西湖；次年，因費元祿⁴³的陪伴遊武夷，入福州，拜訪曹學佺⁴⁴。參與社集，擔任詞宗。有半年的時間，遊歷福州、漳州等地，次年元宵之後始返寧波。

三、癸卯年三大場詩人社集活動

在曹學佺、徐燭、趙世顯、阮自華、屠隆等人的帶動下，芝社舊友們跟隨著月令的推移吟詠賦詩。

三十歲的曹學佺在這年留下一本《芝社集》。詩集中紀錄了元旦，他邀集洪都知縣、上虞俞君寶以及陳宏己來小園走春，也回拜洪都的衙署⁴⁵。元宵夜，集徐燭

⁴¹ 《懷寧縣志·文苑傳》；又見(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台北：國家圖書館排印本，1986)，頁143。

⁴² 曇陽子為王燾貞(1558-1580)的法號，錫爵的女兒。王世貞撰：〈曇陽大師傳〉，《弇州山人續稿》，卷78。

⁴³ 費元祿(1573-?)，字無學，江西鉛山人。父堯年，萬曆間曾官福建按察使，歷至南京太僕寺卿。元祿好詩與交遊，著有《甲秀園集》等。(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頁158；國家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667；乾隆《福州府志·職官》，卷29，頁31)。

⁴⁴ 費元祿有詩〈送屠緯真之三山痲寄曹能始〉，《甲秀園集》卷13；曹學佺有〈屠緯真至〉，《芝社集》頁13。

⁴⁵ 曹學佺作〈洪子匡明府俞君寶陳振狂集小園同用微字〉、〈子匡招集署中同用居字〉二詩(《芝社



風雅堂，作〈走馬燈〉、〈八音詩〉，並邀集吳兆、范允臨⁴⁶、陸長康於自家小園⁴⁷。接著是鄭登明、林光宇直社，在半嶺園與平遠臺聚會⁴⁸。二月十五花朝，邀集洪知縣、俞君寶、陳价夫、徐燭試鼓山新茶並有詩作⁴⁹。到了三月上巳修禊，便是詩人集會的大日子。

(一) 上巳桑溪修禊

三月三日，趙世顯召集社友禊飲於桑溪。桑溪在福州東郊，金雞山之北。由於河道蜿蜒，相傳漢代閩越王無諸便在此處流杯宴集。這個「流觴」地點是徐燭、徐燭兩兄弟查考過郡志，劈荆斬草，做了修整，在萬曆廿七年（1599）上巳日約謝肇淛、鄧原岳、曹學佺、林宏衍、陳薦夫等來此舉行過修禊⁵⁰，每人賦四、五言詩各一章，徐燭和謝肇淛則各寫了一篇〈桑溪禊飲序〉，還繪圖存證，集成一冊。

集》)。洪都，字子匡，號九霞，松江府青浦縣人；見乾隆《福州府志·職官》，卷 33，頁 24。俞君寶來自董其昌處，來作客。董其昌〈題畫贈俞君寶〉：「俞君寶將遊武夷，索余此圖。若有好事者，能為君寶生兩翼，便以贈之。畫在余腕，不至如子瞻斷也」，《畫禪室隨筆》，卷 2。

⁴⁶ 范允臨(1558-1641)，字長倩，直隸吳縣人。萬曆廿三年（1595）進士，授吏部主事，歷官至福建參議。工書，與董其昌齊名。（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 16，頁 485；央圖《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361）。

⁴⁷ 曹學佺作〈詠走馬燈〉、〈八音詩〉。注：「以下二首徐興公直社」，《芝社集》，頁 2；趙世顯有〈八音詩〉，《芝園稿》，卷 2；徐燭有〈元夕同社枉集風雅堂詠走馬燈〉，《鼇峰集》，卷 15，頁 439；吳兆有〈癸卯元夕曹能始席上詠夾紗燈屏得花字〉，《列朝詩集小傳》丁集，卷 14；范允臨有〈和陸長康元夕赴曹能始招飲之作〉、〈和曹能始民部詠走馬燈〉，《翰寥館集》，卷 1，清初刻本。

⁴⁸ 曹學佺有：〈半嶺園聞鶯，下註：鄭思黯直社〉、〈平臺閱兵，下註：林子真直社〉，《芝社集》，頁 3-4；趙世顯亦有〈鄭思黯社集洪女含山亭聞鶯分得四支韻〉、〈社集平遠臺觀閱兵分得十一真韻〉，《芝園稿》，卷 12，頁 3、5。

⁴⁹ 徐燭有〈花朝同洪九霞令君俞君寶陳伯孺集曹能始園試鼓山新茗分得夷字〉，《鼇峰集》，卷 15，頁 440。

⁵⁰ 徐燭〈桑溪禊飲序〉曰：「萬曆己亥，祓除之日，和風初扇，晴旭乍開，遂集諸賢，禊飲其上……。」清人郭伯蒼題註：「閩縣桑溪有萬曆癸卯郡人趙世顯等修禊刻石，興公與焉。《通志》、《郡志》未收。」（《全閩明詩傳》，卷 40）事實上，發生時間並非同年。



而此次的禊飲，除了趙世顯、徐焞、曹學佺之外，尚有王崑仲、王毓德、陳仲溱、陳价夫、馬欵、徐興公、袁敬烈、王宇、王繼皋、鄭登明、高景、林光宇、康彥揚、黃應恩等十四人參加。負責直社張羅者為王崑仲與王毓德⁵¹。

王崑仲（1551-?），字玉生，閩縣人。萬曆間禮部儒士。與鄧原岳多唱和，亦與徐焞等人有交往。

王毓德，字粹夫，侯官人，布衣。他與徐焞同時擔任萬曆四十年喻政主修《福州府志》的分纂工作。他的父親應山（1531--?），字懋宣，按察使應時、參政應鐘之弟。明萬曆九年（1581）編纂《閩大記》，萬曆四十年以後撰著《閩都記》，皆為毓德繼成⁵²。「西園」原名「中使園」，在烏石山西南麓，是他伯父應時的宅邸。

陳仲溱，字惟秦，侯官人，布衣。性拙直，寡言笑。與人交接，言辭少拂即掩耳而去。《明詩綜》云：「詩苦求工，不愜意不止。每出其詩示人，以手按紙，手顫口吟，人或誦其詩，口喃喃與相應和，其自喜如此。」⁵³有《陳惟秦詩》。

陳价夫（1557—1614）⁵⁴，名邦藩，號灣溪，以字行，閩縣人。郡廩生，更名伯孺。少為諸生，鄉試不利，遂隱居賦詩以自娛。性曠達，好吟詠，尤精書畫。

⁵¹ 徐焞〈癸卯三月三日同趙仁甫王玉生陳伯孺馬季聲王粹夫陳惟秦袁無競王永啟林子真曹能始鄭思闇黃伯寵商孟和高景倩王元直桑溪禊飲分得四言〉，《鼇峰集》，卷4；民國《福建通志》載刻石：萬曆癸卯郡人趙世顯、王崑仲、陳仲溱、陳价夫、馬欵、王毓德、徐興公、袁敬烈、王宇、曹學佺、王繼皋、鄭登明、高景、林光宇、康彥揚、黃應恩觴詠於此。（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卷14），尚少商家梅、高景倩兩人。曹學佺作〈雙溪流觴分得四言平字體王玉生王粹夫值社〉，《芝社集》，頁6，雙溪即桑溪。

⁵² 明萬曆考訂重刊《三山志》序，見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6035&in-dex=239&>

⁵³ 《全閩詩話》，卷8，引。313。

⁵⁴ 《大義陳氏族譜》：「邦藩，字价夫，生嘉靖丁巳（1557）十月初六，卒萬曆甲寅（1614）九月初九，享年五十八，祀福城高賢祠」，榮繡陳氏續修族譜理事會古文今譯本。



有《海南雜事》、《招隱樓集》、《吳越遊草》等作。

馬欵 (1561-?)，字季聲，懷安縣人，森子，熒弟。萬曆間貢生，後任武昌府興國州判官⁵⁵。

商家梅 (?—1637)，字孟和，閩縣人，諸生。萬曆末年，遊南京而與鍾惺交好。不多讀書亦不事汲古，劇心役賢，取給腹笥，目笑手語無往非詩，崇禎年間，再自閩入吳，最後客死太倉⁵⁶。

高景 (?-1637)⁵⁷，字景倩，又字敬和，侯官人，諸生。

袁敬烈 (?-1604)，字無競，閩縣人，表子。詩人，有《臥雪齋集》。

林光宇 (1577-1604)，字子真，閩縣人，有《情癡集》⁵⁸。與曹學佺同時為縣學生，小三歲，卒之次年孟夏為作詩集序。

王宇 (1574-1613?)，字永啟，閩縣人。參加禊飲時，仍為府學生。萬曆卅四年(1596)始中舉人，卅八年(1610)登進士，官南京武選郎，旋改山東督學參議，又人為戶部員外郎，未任卒⁵⁹。此年三月晦日諸友集王宇的塔影園送春，而由王繼皋

⁵⁵ 四庫《福建通志》，卷 197，頁 3564。

⁵⁶ 民國《閩侯縣志》，卷 71，頁 287。

⁵⁷ 曹學佺有〈輓高景倩〉詩，《六四艸》，頁 33；知卒於曹學佺六三歲時，當為 1637 年。

⁵⁸ 〈林子真詩序〉云：「辛卯，獲補博士弟子員，與子真同。子真年十五耳，予長有三春秋。」(《石倉文》，卷 1，頁 49) 曹學佺生於萬曆二年，此年十八歲，則林光宇當生於 1577 年。又徐燭《筆精》：「予友林子真少年有俊才，甲辰暮春晦日諸同社集王永啟塔影園作送春詩，子真有句：『花為離愁魂易斷，柳當別淚眼難開。』眾詫為工，不久逝矣。」(卷 5，頁 207) 林光宇死在甲辰年無誤，但此聚會應在癸卯年(1603)方是。

⁵⁹ 乾隆《福州府志·文苑》，卷 60，頁 38；李清馥〈隆萬以後諸先生學派〉，《閩中理學淵源考》，卷 47。王宇有〈三月晦日集塔影園送春有伎〉，《烏衣集》，卷 4，頁 2；曹學佺有〈三月晦日集塔影園送春王元直當社〉，《芝社集》，頁 8；徐燭亦有同題之作，《鼇峰集》，卷 15，頁 441。



直社。王繼皋字元直，太學生。

黃應恩，字九龍，又字伯寵，長樂人。天啟五年（1625）貢元，崇禎間補中書舍人。在桑溪會後，他宴請徐燭、曹學佺等人泛舟西湖並憩息於北庵⁶⁰。

康彥揚，字季鷹，莆田人。諸生，為徐燭女婿。

鄭登明，字思闇，未詳何人。

從與社的人員的年齡觀察，趙世顯六二歲最年長，以下中、壯、青年均有；年輕詩友也負起「直社」的任務。

送春以後，四月，監察御史畢懋康⁶¹來福州訪查將竣，徐燭、曹學佺、陳价夫陪伴登烏石山，眾人集林世吉民部宅，阮自華亦有送行詩⁶²。

五月，社友集於西湖、薛老峰、河口鄭氏別業，分別由康彥揚、陳仲溱、陳价夫、高景倩值社，亦有林世吉招遊⁶³。六月，又輪到趙世顯與曹學佺分別直社⁶⁴。

⁶⁰ 徐燭與曹學佺均有同題之詩作，見《鼇峰集》，卷 15，頁 441；《芝社集》，頁 6。

⁶¹ 畢懋康字孟侯，直隸歙縣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以中書舍人授監察御史。改按山東，擢順天府丞，以憂去。天啟四年起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明史·列傳》，卷 242，頁 6278。

⁶² 徐燭有〈初夏同畢孟侯中瀚曹能始陳伯孺登烏石山絕頂風雨忽至〉，《鼇峰集》，卷 10；曹學佺有〈邀畢孟侯登烏石山風雨忽至〉、〈同孟侯夜集林天迪草堂〉、〈送孟侯〉，《芝社集》，頁 8；阮自華作有〈在閩送畢孟侯使〉，《霧靈山人詩集》，卷 9。

⁶³ 曹學佺作〈初夏澄瀾閣得微字康季鷹值社〉、〈薛老峰陳惟秦陳伯孺共直社分賦烏石山一景〉、〈集河口鄭氏別業高敬和值社〉、〈西湖觀漲林天旭招〉等詩，《芝社集》，頁 9；徐燭有〈夏日高景倩直社鄭湘潭竹園避暑分得八齊〉，《鼇峰集》，卷 10。林世吉字天迪，閩縣人，尚書廉之子，以蔭官戶部員外郎，家有瑤華堂。

⁶⁴ 曹學佺作〈賦得白雲抱幽石，自註：以下二首趙仁甫直社〉、〈芙蓉露下落，自註：小園直社賦〉，《芝社集》，頁 12-13。趙世顯有〈社集曹廷尉園亭賦得芙蓉露下落分得十二文韻〉，《芝園稿》，卷 13。



七月，則有董養斌直社而集於凌霄臺⁶⁵。此時屠隆適以詩人並修道人的身分來訪，引起了福州人士的關注⁶⁶。

(二) 中秋瑤華社集

八月十五日中秋，鼓樓北方的烏石山醞釀著一場詩人大集會。從史料上來看，應該是以林世吉為主人，趙世顯為詩宗的瑤華社社集開始，約有四十多人參加，也邀請了外地來的賓客。趙世顯〈瑤華社集得卮字〉，自序云：「是日，全閩詞客四十餘人皆來會，而四明屠緯真、新安吳非熊、邵陵唐堯胤亦與期盟」；在〈林天迪瑤華社大集分得七言古體〉中，亦云：「閩吳楚越萃豪英，洞壑巖巒共瀟灑⁶⁷」。

新安吳非熊，即吳兆，布衣詩人。雅好詞曲，游少年場。萬曆廿四年(1606)與曹學佺在南京結金陵社。曾與鄭應民做白練裙雜劇，嘲馬湘蘭。三十年冬，曹學佺邀入福建⁶⁸，恭逢集會盛事。後，歷閩中諸山，及於武夷、匡廬、九華，復還南京。歸返新安後，出遊，死於廣東新會。有《金陵》、《廣陵》、《姑蘇》、《豫章》諸稿⁶⁹。

邵陵唐堯胤，名為元竑，又字遠生、祈遠，湖廣邵陽人，籍貫浙江烏程。此年遊歷福建，返回湖廣後，與袁宏道相晤⁷⁰。萬曆四十年(1612)舉人。明亡出家，

⁶⁵ 董養斌，字叔允，閩縣琅岐島人，光祿丞。曾協助徐燿編《晉安風雅》。曹學佺有詩〈七夕，下註：董叔允直社凌霄臺〉，《芝社集》，頁 13；徐燿亦有〈七夕董叔允社集鄰霄臺分得七襄錦〉，《鼇峰集》，卷 9。諸家對於凌、凌、鄰，與宵、霄，諸家書寫不一，本文統合為今稱「凌霄臺」。

⁶⁶ 趙世顯作〈喜屠緯真至自四明緯真久事玄修志圖充舉賦此以贈〉，《芝園集》，卷 24。

⁶⁷ 見趙世顯：《芝園稿》，卷 13。

⁶⁸ 吳兆作：〈冬至夜集曹能始園亭觀伎〉、〈癸卯元夕曹能始席上詠夾紗燈屏得花字〉，《新安二布衣詩》，卷 3。

⁶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 604。

⁷⁰ 袁宏道有〈唐堯胤自貴竹過訪，用君御韻奉贈，註：唐昨歲出閩〉、〈唐堯胤以詩見投，用韻奉答，唐從貴竹來〉、〈閩九月一日，羅服卿、唐堯胤、王以明、劉繩之、王連玉及方平、無煩兩



號正法禪師⁷¹。

曹學佺、徐燭、謝兆申、陳益祥、阮自華與來自漳州龍溪的鄭懷魁均有和詩⁷²。鄭懷魁(1563—1612)，字輅思，為漳州七才子之一。與曹學佺為同年(1595)進士，官處州知府，此際亦告假在鄉，遊歷福州，他甚至寫了長篇詩序。

(三) 中秋凌霄臺神光大社

瑤華社集之際，阮自華號召擴大詩人大會，移師烏石山凌霄臺神光寺，號曰「神光大社」，並以東海屠隆、莆田余翔、清漳鄭懷魁、閩郡趙世顯、林世吉、曹學佺並為長⁷³，與社者將近百人。當時留下詩作，就目前可考尚有：謝兆申、陳薦夫、鄒時豐、周之夔，以及吳兆、徐燭、陳益祥、王宇⁷⁴。已知參社而未見詩篇者，

弟，夜集齋頭，得成字〉、〈送唐堯胤北上〉四首，皆作於萬曆卅二年(1604)公安，《袁宏道集箋校》，頁1023、1024、1025、1027。君御為龍膺字，汪道昆的女婿。

⁷¹ 《烏程縣志》，卷15；錢伯城：《袁宏道集箋校》，頁1023

⁷² 曹學佺作〈瑤華社詩分得釵字〉，《芝社集》，頁14；謝兆申〈林天迪瑤華社集詩〉，《謝耳伯先生全集》，卷2；陳益祥〈仲秋讌集瑤華社〉，《采芝堂集》，卷2；阮自華〈林天迪農部瑤華社集分得何字〉，《霧靈山人詩集》，卷4；徐燭有〈同陳伯孺袁無競曹能始集林天迪宅上聽蓮奇二姬歌天迪即席詩贈二姬戲和一首〉，《鼇峰集》，卷15，頁442。鄭懷魁《瑤華社大集詩序》，序云：「八月兌卦，正秋萬物之所說也；七閩坤輿，左海群哲之所鍾焉。壇坫之會在斯，衣冠之序咸秩。于時則有越吟君子，郢曲騷人，客爰操乎吳趨，主時稱乎海唱。聚瑤華之璀璨，絢玉樹之青蔥」，《葵圃存集》卷6，頁1。懷魁小傳見四庫《福建通志》，卷46，頁742。

⁷³ 阮自華有〈凌霄臺大會詩〉，《霧靈山人詩集》，卷4；曹學佺撰〈凌霄台大社〉，下註：阮堅之招，《芝社集》，頁17；謝兆申〈巖巖五章並序〉云：「巖巖者，阮司理集凌霄臺作也。時入社可百人，而東海屠隆，莆田余翔，清漳鄭懷魁，閩趙世顯、林世吉、曹學佺為之長」，《謝耳伯集》，卷1。

⁷⁴ 陳薦夫〈秋日阮堅之司理大會鄰霄臺〉、〈大會鄰霄臺〉，《水明樓集》，卷1、卷9；鄒時豐〈阮司理社集鄰霄臺〉，《石倉十二代詩選·社集》；周之夔〈秋日阮澹宇司理烏石山凌霄臺社集〉，《棄草集》，卷2；吳兆〈阮堅之大集鄰霄臺作〉，《新安二布衣集》，卷2；徐燭〈秋日阮司理大會鄰霄臺〉二首，《鼇峰集》，卷4；陳益祥〈秋日會凌霄臺呈阮司理〉，《采芝堂集》，卷2；王宇〈阮堅之招飲烏石山〉，《烏衣集》，卷4。



有：福清林古度和莆田三游⁷⁵與周嬰。

余翔(1536-?)，字宗漢，莆田人。嘉靖卅七年(1558)舉人，謁選為全椒知縣。罷官後，為金陵詩酒之遊。有《薜荔園集》。他以莆田詩人元老的身分參與。

謝兆申(1567-1618)，字伯(保)元，號耳伯，邵武人。萬曆中貢生。與會時卅七歲。兆申好詩書，喜交異人，購異書，藏書幾五六萬卷，後客死湖廣麻城，著《謝耳伯先生全集》，曹學佺為作序。

陳薦夫，名藻，以字行，更字幼儒，价夫之弟。萬曆廿二年(1594)舉人⁷⁶。三次上京會試失利後，雙目失明。著有《水明樓集》。

鄒時豐，字有(當)年，清流人。與會時尚為縣學生。後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舉人，崇禎年間任福州羅源縣教諭，升浙江湯溪知縣⁷⁷。

周之夔(1586-1648?)，字章甫，福建閩縣人。縣學生，與會時僅十八歲。後於崇禎四年(1631)中進士，授蘇州推官，辭官歸。曾入復社，與錢謙益、瞿式耜友好，主講過墟冊書院。隆武元年(1645)，歷任考選推官、翰林院編修、兵科給事中。南明兵敗後失蹤。著有《棄草集》。

林古度(1580-1666)，字茂之，福清人。與會時廿四歲。父林章(1551-1599)，本名春元，字初文，萬曆元年(1573)舉人，因坐事被除名。後僑居金陵、燕京等地十多年，上書止礦稅，兼述立兵興鹽之策，為宦官所嫉，下獄，暴死於獄中。

⁷⁵ 〈竹香齋詩序〉：「莆中三游，以稱詩名於一時，海內騷壇咸傾向之。予獲交於三山鄰霄大社間。後以起家粵西，取道盱江，又與勿暈遊麻源，倡和有作，在勿暈集內。勿暈者，宗謙之孫、元封之子也，與其諸父元藻又號五游」，《石倉四稿·六四文·序》。

⁷⁶ 乾隆《福州府志·選舉》萬曆廿二年甲午科舉人，卷 40，頁 41。同書〈文苑〉作「中萬曆庚子(廿八年)鄉榜」，卷 60，頁 35，誤。

⁷⁷ 乾隆《福州府志》卷 33，頁 59。



古度才剛剛接下父親的事業，他在宴會中奮袖擊鼓，得到屠隆所知，聲譽日起。後來接受了竟陵派的詩風。明亡後，家產殆盡，失明，死於鍾山下⁷⁸。

來自於莆田的游家祖子孫三代，也參加了社集。祖父宗謙；父及遠，字元封；孫勿暈，字子騰。另有周嬰字方叔，也是莆田人。與勿暈均為年輕人，後來分別幫助曹學佺湘西之行中南昌一站的接待，與《石倉詩集》、《十二代詩選》的編輯。周嬰於崇禎十四年（1640）以貢入京，授上猶知縣。著有《厄林》、《遠遊篇》等書。

根據錢謙益的述說，盛況如下：

阮堅之司理晉安，以癸卯中秋，大會詞人于烏石山之鄰霄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或云百十人），而長卿為祭酒。梨園數部，觀者如堵。酒闌樂罷，長卿幅巾白衲，奮袖作《漁陽摻》，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立起。林茂之少年下坐，長卿起執其手曰：『子當為搥鼓歌以贈屠生，快哉，此夕千古矣！⁷⁹』

屠隆的演出得到滿堂喝采，林古度熱烈擊鼓，四十七歲的陳价夫激動得無以言表，他後來撰文表示感恩：

癸卯，受知於阮司理澹宇、洪令君九霞。阮公大倡風雅，我與陳惟秦、徐興公、馬季聲、王粹夫、王永啟數君，特蒙眷顧，文酒追隨，殆無虛日⁸⁰。

⁷⁸ 《清史列傳·文苑·林古度傳》，卷17；潘介祉：《詩人小傳稿》，頁426。

⁷⁹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屠儀部隆，頁445。又參見丁集下，阮邵武自華，頁645。

⁸⁰ 陳价夫：〈今我傳〉，《招隱樓稿》，徐燾鈔本（上海市：上海圖書館藏）。



大會結束了。眾人久久不肯散去，吳兆、林古度留宿曹學佺家中。九月初，還另外邀集謝兆申、徐燭夜晚泛舟瓊河抵鼓崎，仍有和作⁸¹。到了重陽登高日，福州知府黃似華、轉運使王亮、阮自華司理邀宴屠隆、林世吉，請曹學佺做陪⁸²。十月，曹學佺與徐燭、林古度遊閩南，抵泉州歐陽詹石室⁸³憑弔。赴漳州，因鄭懷魁的引見，參加霞中社社集，與張燮、陳翼飛、陳貞鉉等人酬唱⁸⁴。張燮隨後北上赴試，曹學佺邀請其他詩人返福州再聚⁸⁵。

熱鬧的一年過完，萬曆卅二年（1604）新春，詩人聚會的熱情未歇，只是驪歌漸起。正月上元日康季鷹值社；夜晚曹學佺邀屠隆、阮自華、徐燭、吳兆、林古度、洪汝含諸子仍社集於烏石山凌霄台。稍後，於法海寺送屠隆歸返寧波⁸⁶。

⁸¹ 曹學佺作有〈吳非熊林茂之過宿〉、〈瓊河夜泛至鼓崎舟中限韻刻燭成五言絕句十首，下註：吳非熊、謝耳伯、徐興公、林茂之同賦〉，《芝社集》，頁 18-19；徐燭、吳兆、謝兆申均友同題之作。（《謝耳伯集》，卷 2、《鼇峰集》，卷 22、《新安二布衣詩》，卷 2）。

⁸² 曹學佺作《九日黃郡守王轉運阮司理邀屠儀部林民部至賦得四言一首》，《芝社集》，頁 21。黃似華，內江人。萬曆十七年進士，任福州知府，卅四年轉汝寧知府，修有《汝南志》。乾隆《福州府志·職官》，卷 31，頁 29。

⁸³ 曹學佺〈唐歐陽先生文集序〉：「癸卯冬，予再遊溫陵之石室，友人徐興公偕焉。石室為唐歐陽行周先生讀書處也」，《石倉文稿》，卷 1，頁。徐燭亦有〈宿歐陽行周讀書石室〉詩，《鼇峰集》，卷 15，頁 445。

⁸⁴ 曹學佺作〈鄭輅思招入霞中社〉、〈訪陳貞鉉遇陳元朋因遊林氏園亭鄭輅思張紹和後至分得神字〉，《天柱篇》，頁 15；徐燭作《汪爾材總督陳元朋張紹和二孝廉招集顧氏園林同鄭輅思民部陳貞茲孝廉曹能始林茂之分韻》，《鼇峰集》，卷 4。陳元朋，名翼飛，平和人，萬曆廿五年舉人，卅八年（1611）始成進士，官浙江宜興知縣。張紹和，名燮，龍溪人，萬曆廿二年舉人。

⁸⁵ 曹學佺作〈送張紹和北上〉、〈長至夜集諸子小園得開字〉、〈同吳非熊陳元朋徐興公林子真林茂之集羅山得寒字〉、〈送陳元朋〉、〈送陳貞鉉〉，《天柱篇》，頁 17-19；徐燭作〈長至夜同非熊元朋貞鉉之集能始宅聽妓奇奇彈箏〉、〈冬日邀吳非熊陳元朋明丘伯幾曹能始林子真林茂之集法海寺得邊字〉，《鼇峰集》，卷 10、卷 15；吳兆有同題之作，《新安二布衣詩》，卷 2。

⁸⁶ 學佺有詩〈上元日康季鷹直社園中〉、〈邀屠緯真阮堅之諸子集烏石山亭〉、〈法海寺送法海寺送緯真歸甬東二首〉，《春別篇》，頁 2-3；徐燭亦有詩〈甲辰元夜曹能始招同屠緯真阮堅之吳非熊洪汝含集烏石山〉，《鼇峰集》，卷 11。



二月下旬阮自華、趙世顯等邀社友松坪看梅分韻賦詩。而曹學佺與吳兆、林古度已準備返回南京，同社集高賢祠餞別⁸⁷。三月五日寒食節，吳兆、林古度陪著曹學佺離家赴江西南昌刑署處理公務⁸⁸，半年後返回南京。

四、結語：福州癸卯詩壇盛事的考查

在屠隆、曹學佺相繼離去之後，趙世顯似乎跟著退隱，而阮自華只是福州司理，官職不高，少了同道唱和，福州詩壇也漸漸趨於平靜。這一年頻繁的社集，是不是帶給福建地區很大的文化衝擊？

(一) 先檢視詩社的形成，參社者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心態，對詩詞寫作有莫大興趣，因此集會宴飲賦作。他們追隨著月令的變化，元日、人日、穀日、上元、花朝、上巳、春分、清明、長至、七夕、中秋、重九、冬至、除夕等等，來安排詩社的集會。會中，為了一逞詩才，有時候要分題限韻，來增加寫作的難度。由於沒有嚴苛的入社要求，也沒有利害相關，組織上是鬆散的。每次開社，都要有一位社員「值社」，張羅宴飲，甚至安排劇團、歌妓，以壯聲色。戲劇的表演，也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為了容納戲曲演出與眾多社員的到來，場所可以外借。由年長者或貴賓擔任詩宗。貴賓參加，屬臨時性質，算「榮譽社員」，不需分擔社務。如果輪值的社員沒有中斷，詩社可以運作下去；但如果有社員遠

⁸⁷ 趙世顯〈同阮堅之郡理曹能始廷尉林天迪員外吳子修彭有貽二明府魏獻可孝廉吳女存文學松坪賞梅分得松字〉、〈送曹廷尉之留都〉，《芝園稿》，卷 22、21；阮自華〈集瑤華社送能始還廷尉留都得鍾字〉，《靈霧山人詩集》，卷 9；王宇有〈送吳非熊歸白下〉、〈仁王寺送曹能始還大理〉，《亦園詩略》；曹學佺有〈林天迪別業見餞〉、〈雨中高賢祠同社餞別〉、〈阮堅之過別〉，《春別篇》，頁 4-6。

⁸⁸ 黃汝亨〈訪曹能始明刑署署在豫章城中後傍明湖香荷如幔而余以能始始得之〉，《寓林詩集》，卷 3；可知曹學佺居停南昌的理由。



行或死亡，而沒有社員願意接棒，詩社自然瓦解。

在此年活動的觀察，趙世顯感嘆玉鸞社已經散局，幸好由他主持的芝社，社員們都負起任務，維持正常活動。加上曹學佺歸來、阮自華到任，以及屠隆的拜訪，維持了不墜的熱情。而林世吉為尚書爌之子，以蔭授戶部員外郎。史稱他們「三代五尚書，七科八進士」，尤其是他的曾祖瀚、祖父庭機、父爌都擔任過國子監祭酒，文名自高；由他興起號召瑤華社，更是一呼百應。

(二) 這些詩社的續存仍是充滿危機。先是詩社耆老凋零，主事者已是六十年高齡；中年者多擔任地方文書工作，鄉居已久，個性溫和，很難獨當一面，來召集詩社會務；地方鄉紳的後代，少數留意傳承詩學者，但大多數人都以蔭得官職，喜歡附庸風雅，未必熟悉詩道；而青壯年多是新科進士，授官在外，奔走四方，縱有詩才，或具領導野心，也難以慎重其事。詩社的發展，自然要依賴青年學子，只可惜他們多困於場屋之業，無暇兼顧。剩下來想詩社興廢的因素，是地方官員重視與否？轉運鹽使司運副王亮、福州司理阮自華，對文學有偏愛，自然熱中此道；而其他各級的官員只想「插花」，未必真愛。曹學佺對於這類官員表現很冷淡，拿徐燊的同題詩來比較，曹學佺蓄意忽略官員的名諱，彷彿他們並未在場。

(三) 閩中詩壇主導權的移動，使曹學佺與趙世顯的關係緊張。曹學佺此年與趙世顯酬酢，僅見兩首。〈賦得白雲抱幽石〉云：「白雲時舒卷，片石怕孤貞。蓮峰低復隱，枝葉漫相縈。象虛詎無著，中堅斯有情。幽人日靜對，欲以締深盟」；〈清風松下來〉云：「斜日澹無色，高松迥不群；驚濤一以瀉，寒翠落紛紛。對酌不覺滿，臨流無定聞；欲知何所擬？謾謾為夫君⁸⁹。」這兩首作品似乎把主人比做白雲、高松，而自己等待訂盟比附。曹學佺喜好「以自然為宗」，詞語「清冷而曠

⁸⁹ 〈賦得白雲抱幽石〉、〈清風松下來〉，《芝社集》，頁 12。



絕⁹⁰」，與嚴整富贍的七律截然不同；因此不入「以格律為宗」趙世顯的眼底，而造成嫌隙，也未為可知。

六二歲的趙世顯在大會上贈送三十歲的曹學佺一支拐杖，有甚麼象徵意義呢？曹學佺以詩回贈，但那首詩沒有被保留下來。趙世顯又回贈一詩：「邛竹遙攜自蜀州，一枝分贈伴遨遊；未周名嶽休輕棄，倘過前陂莫浪投。臨眺倚殘江浦月，行雲拄破石亭秋；亦知白雪元難和，欲醉青蚨可自由」，就有指導詩學授意傳承的用意了。第二年春天曹學佺離開福州之前，大夥兒在松坪賞梅分韻賦作，曹學佺的詩作還是沒留下來。最後的話別，趙世顯則寫下：「東風送暖草芊芊，金鎖江頭敞別筵；自昔法星明棘寺，方春使節動閩天。驛樓柳色青煙裡，客路鶯聲落照前；寤寐隴雲愁正劇，與君分手淚潸然⁹¹。」這首七律還是沒有讓曹學佺感動，在《石倉集》中還是沒有看到應和的作品。

而一年之後，趙世顯整理了詩作，蒐集早期的作品重新出版。萬曆卅四年(1606)之後的趙世顯沒有其他的訊息。徐燭撰詩〈哭趙仁甫先生〉：「靈爽乘雲返玉京，寢門臨哭拜銘旌。七閩結社孤盟主，四海論交失老成。堆案蟲魚空有字，滿山猿鳥寂無聲。淒涼最是王孫草，歲歲春風墓上生⁹²。」此詩讀來，讚譽趙世顯盟主的地位，卻也說出他的孤獨、空寂與淒涼，令人唏噓。近年來「福建省情資料庫」中，收錄《福州郊區志》，其中載有趙世顯萬曆卅八年(1610)購買葬地契約，可以推算他在世最後的時間。

是不是曹學佺與趙世顯在詩學主張上有了歧見？以傳承後七子復古派衣鉢自許的趙世顯，嚴格要求平整完熟的律體，而後輩詩人寫不來，也不願繼承，是

⁹⁰ 葉向高〈曹大理集序〉，《曹學佺集》，卷首。

⁹¹ 趙世顯〈送曹廷尉之留都〉，《芝園稿》，卷 21。

⁹² 徐燭《鰲峰集》，卷 18，頁 535。



否造成了兩代詩學的斷裂？

（四）這場盛會帶動福建地區的詩學與生活意識的自覺，讓老中青詩人在大會中有了相互抗衡的機會。正如陳廣弘所謂，趙世顯與曹學佺都是處在「影響的焦慮」下，傳遞了個人對詩學堅持的意念；而福建詩人從傳承朱熹「道南理窟」的矜持，突破了限制，而走向「生活與趣味」的文藝品味⁹³。

（五）參加三場大社的人員，在口號宣傳上是及於「閩、吳、楚、越」各地，實質上福建地區文化的整合，才必須注意，連莆田、漳州的詩人也來聲援參與。漳州詩人張燮在萬曆廿九年（1601）發起漳州主持的霞中社，元氣不足，因為凌霄臺大社的舉行以及曹學佺訪問霞中社的影響，在次年（1604）連續舉行了三天的社集，並且在一六〇六年重修霞中社聚會的房舍⁹⁴。

本文利用文集資料，搭配史地的對照，來建構想像的歷史現場，希望透過此一「現場」，揣摩萬曆癸卯年福州詩壇盛事，期盼與會方家不吝指正。

⁹³ 陳廣宏〈晉安詩派：萬曆間福州文人群體對本地域文學的自覺建構〉，《中國文學研究》第 12 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2008 年 9 月，頁 82-117。

⁹⁴ 陳慶元〈中國東南一群詩人的千秋事業：晚明漳州詩人組織霞中社及其群體意識的覺醒〉，《明代文學學會(籌)第九屆年會暨 2013 年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3 年 8 月。



參考書目

一、史地文獻

張廷玉《明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文苑》，〈林古度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台灣學生書局，影萬曆四四年徐象榘刊本。

顧秉謙等奉敕撰，《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劉樞等修，安徽省《懷寧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李紱纂，王光明、陳立點校《汀洲府志》，同治六年重刊本。

孫爾準修，陳壽祺等撰《福建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景印同治十年重刊本

郝玉麟，乾隆《福建通志》，臺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527-530冊。

陳衍等纂，民國《閩侯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民國二十二年原刊。

羅懋、杭世駿等纂修，乾隆《烏程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乾隆十一年刊本。

《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中央圖書館編輯，1965。

二、明清人文集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臺北：偉文，影印1577年萬曆刊本。



-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臺北：文海，影明刊本。
- 〔明〕王宇《烏衣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明天啟四年刊本。
- 〔明〕李維禎《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7年。
- 〔明〕吳兆、程嘉燧《新安二布衣詩》，四庫禁燬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明〕阮自華《霧鬢山人詩集》，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年刊本影印。
- 〔明〕周之夔《棄草集》，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3月。
- 〔明〕范允臨《輸寥館集》，《明代藝術家集彙刊續集》，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1年10月初版。
- 〔明〕胡應麟《詩藪》，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明〕袁宏道《袁宏道集》，錢伯城箋校，上海：上海古籍，2008年4月。
- 〔明〕徐燊《鼇峰集》，陳慶元、陳煒整理，揚州：廣陵書社，2012年排印本。
- 〔明〕徐燊《筆精》，福州：福建人民，1997年5月。
- 〔明〕徐燊《晉安風雅》，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存目影萬曆刻本，1997年。
- 〔明〕曹學佺《石倉全集》，臺北：漢學中心，影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 〔明〕陳价夫，《招隱樓稿》，徐燊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 〔明〕陳益祥《陳履吉采芝堂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7年。
- 〔明〕陳薦夫《水明樓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明〕馮夢禎《快雪堂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7年。

〔明〕黃汝亨《寓林詩集》，上海：上海古籍，續修四庫全書本，2002年。

〔明〕鄧原岳《西樓全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5年。

〔明〕費元祿《甲秀園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62冊，2000年1月。

〔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

〔明〕趙世顯《芝園文稿》，明萬曆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明〕趙世顯《芝園稿》，明萬曆刊本，愛如生電子版影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明〕鄭懷魁《葵圃存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景照明萬曆年刊本。

〔明〕謝肇淛《小草齋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1997年。

〔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1990年10月。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

〔清〕潘介祉《明詩人小傳稿》，臺北：中央圖書館排印本，1986。

〔清〕鄭方坤，《全閩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1983年10月。

三、近人論述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2002年10月。



陳廣宏〈晉安詩派：萬曆間福州文人群體對本地域文學的自覺建構〉，《中國文學研究》第 12 輯，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編，2008 年 9 月。

陳慶元《曹學佺年譜》，未刊稿。

陳慶元〈中國東南一群詩人的千秋事業：晚明漳州詩人組織霞中社及其群體意識的覺醒〉，《明代文學學會(籌)第九屆年會暨 2013 年明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3 年 8 月。

